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七劍十三俠 第四十一回 除奸淫夜斬沈三郎 包行恭大鬧杏花村

卻說包行恭是個精細之人，聽得這聲咳嗽不像女子，就在窗外一聽。剛聽得一個男子聲音，只說得“嫂嫂”兩字，忽聞蘇氏驚駭起來，道：“阿呀，窗外好似人影。”行恭知道失于檢點，即便飛身跳上樓屋，俯伏傾聽。只聞得蘇氏“呀”的推開樓窗，道：“沒有什麼。”一個男子聲音的說道：“我說是狸奴，你只不信。那遮檐板上怎的立得人麼？”蘇氏將窗帶轉，說道：“沈郎，你不知包叔叔學過劍術的人，是個有本領的。”行恭聽了，心中早已明白，隨即依舊回到廂房，暗想：“哥哥如此好人，不道遇此淫婦。我不知也罷，既然知了，怎好袖手旁觀？將來難免被奸夫淫婦所算。若待寄安回來，告知此事，卻有許多不便。這個斷斷使不得，反要害他性命。又要周全他臉面，卻便如何是好？”想了一回，不覺自己失笑道：“我卻怎的愚笨！只要如此，便是萬全之計。此人姓沈，不知叫甚名字。只是我認不得他，少停待我等他出來，認定面相，方可行事。”到了四更過後，包行恭跳上瓦房，來到後門對面一株女貞子樹上，坐在丫枝內等待。那知卻不見出來。看看東方已白，紅日將升，只得回到廂房。暗想：“怎的不見出來？難道大門內出去不成？莫非這廝整日匿在樓頭？”那知沈三連住三。那一天乃是正月十七，行恭到了四更時候，又到樹上坐著。忽聽得啟戶之聲，只見王媽媽送一個後生來，使開了門進去。那後生低著頭，向西而去。包行恭跳將下來，一路跟去。來到離城半裏之遙，有一條塘岸，一面沿著官塘，一面卻是松林，地名叫做南塘，卻是曠野無人之處。行恭在松林內抄到前面，等待這後生經過，便從林子裏竄將出來，只一把，行似鷓鴣抓住小雞，直提到林子裏邊。沈三見他渾身黑色，緊裝扎束，腰間一把寶劍，還道是個斷路的歹人，便道：“好漢，你要銀子，只管搜去便了，不要傷我性命。”包行恭道：“我卻不要銀子，只要你的性命！”說罷，把寶劍扯在手中。

沈三嚇得魂飛天外，跪了下來，只求饒命。行恭道：“饒你不難，你只把姓什麼，叫什麼，家住那裏，與孫寄安奔子幾時私通，一一說明，我便放你。”沈三戰戰兢兢的說道：“小人姓沈，名體泉，排行第三。與那蘇氏交往，未滿一月。可憐我世代單傳，下無子息，奄尚年輕，家中還有八十三歲一個老母，望好漢饒我一條狗命，以後再不敢到他家的了。”包行恭道：“我也對你說了：我乃姓包，名行恭，江南蘇州人氏，與孫寄安八拜之交。本當放你回家，只是我這四寶劍，採五金之精英，合龍虎之靈藥，煉之三年，方能成就。雖雲鋒利，實未試過。今日有緣，得遇仁兄，難為你發一個利市！”說罷，手起劍落，把沈三分為兩段。看那劍上血不畜滯，果然鋒利。一手把沈三首級提將起來，望著塘河內骨冬一聲丟去。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衣角，蘸著血，在大襟上寫了八字道：“奸淫婦女，雲陽生斬”。把劍插在鞘內，即便回轉孫家，心中好不沒趣：“寄安又不知何日回來，那嫂子這般淫賤，我住在此間則甚？”便寫了一封書信，書中辭別他，先到江南，勸他在本地營生，休再離鄉背井，到遠方貿易，免得家中沒人照應等語。

把來封好了，交與蘇氏，辭別了要走。蘇氏挽畝不住，只得由他自去。

後來有人傳說，南塘松林內有個無頭尸首，身上穿的繡百蝶湖色海青，大襟上寫著血書，說是雲陽生所殺。王媽聽得這個消息，報知蘇氏，正在疑心，莫非卻是沈三？又聽得說沈三家人已去認看，果是沈三，只尋不見腦袋，現在襄陽縣出城相驗了。蘇氏吃了一驚，心中好不感傷，暗暗哭了一回。忽然醒悟道：“沈三卻是被包行恭所殺，怪不得他要緊脫身而去。”王媽道：“大娘子怎見得是包大爺所殺？”蘇氏道：“他的師父，不是叫雲陽生麼？一定是他知了風聲，將沈郎殺死，卻推在師父身上，使那縣官不敢追究。”原來陝西、湖北一帶，十三生的名聲浩大，誰不懼怕。果然襄陽縣見了是雲陽生所殺，不敢窮追。只當具文故事，名為緝訪凶身，實是遮人耳目罷了。直到寄安回家，行恭去已半月。見了畝別的書信，寄安就在襄陽開了片生藥鋪，從此不到遠方做客。

我把襄陽之事一筆掃開，單說包行恭辭別蘇氏，離了襄陽，向東大路而行。過了荊門、武昌，由興國、九江到漳澤，僱一輛車子，朝行夜宿。此路到江南，要經過饒州、休寧、廣信、開化等處，一路江西、安徽交界，犬牙相錯。

在路行了半月有余，那一日來到興安縣地界，乃是江西該管，正值仲春時候，融和天氣暴暖。行到午牌時候，望見前面樹林中，挑出一面藍布的酒簾。包行恭顧問車夫：“前面甚麼地方？”車夫道：“大爺，前面過去二三里，有個大市鎮來了，喚做張家堡，乃東西往來孔道。那裏車馬輻輳，人煙稠密，妓館青樓，鱗次櫛比。爺若喜歡頑耍，在此住幾日去。此地店鋪，不亞于南昌。城內盡有大客寓，房屋寬敞。晚上有行妓到來，任客選擇。有幾家大酒館，出名的好酒菜，而且價錢公道。”包行恭道：“一個鄉鎮罷了，怎的這般熱鬧？靠那過往客商，倒有如此生意。”車夫道：“爺們不知。這張家堡，出名的叫做小景德鎮。堡上四方一帶，有數十家窑戶，專做上細磁器。各處客商不到景德鎮時，都來此地進貨。每只碗窑上，一年要做好幾萬銀子生意，故此各店家賣買甚好。若單靠過往客商，怎立得起偌大市面麼。”包行恭道：“原來如此。”

一路講講說說，已到鎮上。只見一片茶肆，甚是浩敞。包行恭道：“我們口渴得緊，在此吃杯茶再作道理。”便跳下車來，就在沿街桌子泡了一壺茶，坐將下來。看那對門，卻是一家酒肆，那藍布簾上，寫著“杏花村”三字。門面雖只一間，望到裏邊坐頭，卻也不少飲酒的人，出出進進，甚是鬧熱。面前系著一匹白馬，鞍鞵踏凳，裝飾得甚是華麗。正在看時，只見店中走出一個後生來，年紀二十左右，卻是有些面善，從那裏見過的樣子。那後生見了行恭，將他上下身看了一看，走到東面去了。不多時，依舊走入酒店，進門的時候，回轉頭來把行恭一看，也像認得的光景。行恭想了一回，再也想不出來。車夫道：“大爺，對門的高筮酒是有名的。爺若用酒的，何不過去吃一杯？”包行恭道：“你若喜歡飲酒，我就同你去吃一杯。”車夫聽了大喜。

二人立起身來，正要走到對門，忽聽得酒店裏面一片聲擾攘起來。丁丁當當，乒乒乓乓，好似碗盞壺瓶、臺杌桌凳盡行翻身的樣子。望到裏面，人頭擠擠，只打得煙塵丟亂，落亂紛紛。有幾個人飛奔出來，一路向東而去，好似喚人的模樣。二人便立定了看。

不多時，來了四五十個大漢，手中短棍的短棍，鐵尺的鐵尺，一擁而進。車夫道：“這班人都是鞦韆上的做工，最喜打架。他們齊心的狠，若吃了虧時，一呼百應。今日這兩個過客惹了他們，終沒便宜。”只聽得裏面廝打之聲，只少得房屋翻身。外面的只管絡繹進去。車夫道：“只五六間房，只怕擠得滿了。”

隔了一刻，裏面的人紛紛回出來，外面的人還要進去，兩下擠住。只見一個黑臉大漢，手執二條臺腳，橫七豎八，一路直打出來。那些人擋他不住，口裏只叫：“不要被他走了！”包行恭正要回到茶坊裏去，不料那黑大漢已到面前，不分皂白，舉起臺腳向行恭夾背打來。行恭方纔旋轉身軀要走，不防打他，故此打個正著，覺得十分沉重，不覺大怒起來。要知二人交手情形，且聽下回分解。